

李
零
著

唯一的規則

《孫子》的斗争哲学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014014123

E892. 25
46

我们的经典

李零著

唯一的规则

《孙子》的斗争哲学



E892.25
46



北航 C1701075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的经典 / 李零著. — 北京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1
ISBN 978-7-108-04625-3

I. ①我… II. ①李… III. ①《论语》—研究②《老子》—研究③《孙子》—研究④《周易》—研究IV.
① B220.5 ② E89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71305 号

书名题签 李零

题 辞

富勒将军说，19世纪，西方出了“三卡尔”，一个是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一个是卡尔·马克思，一个是查尔斯·达尔文（英国的“查尔斯”就是德国的“卡尔”）。他们都是斗争哲学的先知。

中国也出过两个精通斗争哲学的人，一个是孙武子，一个是毛泽东。

兵法 是 谋略。谋略不是小花招，而是大战略。谋略管着技术，技术管着武器。

武器是器不是道，道是谋略。

人消灭武器，还是武器消灭人？难道只有消灭人类，才能最终消灭武器？

没有人，武器只是废铜烂铁。

兵不厌诈的意思是挑战规则。

唯一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

自序

《孙子》很短，只有约6000字，但叙述简练，道理深刻，常读常新，每次读，都有新的收获。

我读《孙子》，不止一遍，而是很多遍。

最初接触《孙子》，到底在什么时候？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上初中那阵儿。当时，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内的新华书店买了一本郭化若将军写的《今译新编孙子兵法》（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这书还在手上。他是把《孙子》十三篇打乱了读，重新编排，让我觉得很刺激。

高中时，我又从我的同学张进京家找到两本很有用的书，一本是宋本《十一家注孙子》的排印本（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一本是杨炳安先生的《孙子集校》（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他爸爸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主任，家里有不少书。

当时，为了读《孙子》，我还从空军学院借了不少书，主要是军事教材一类。我有个亲戚在空军学院。

这是开始读。

插队，1968—1970年，我在内蒙古又一次读《孙子》，手头书太少，思胜于学。我是把精力放在义理和结构上，就像小时候玩玩具，拆了装，装了拆，近乎游戏。

1971—1975年，我回了老家。1974年，偶然在北京买到一本1974年2期的《文物》杂志，上面有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出土的简报。这一发现，对我是个不小的刺激，心里充满神秘感和探索的冲动，很想知道西汉古本和今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1975年，我陪父亲看书，才在首都图书馆看到文物出版社刚刚出版的线装大字本《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年）和陆达节的《孙子考》（重庆：军用图书社，1940年）。北大图书馆，我也跑过，主要是查哈佛燕京学社的《引得》，从类书辑古书引文。

1976年，我写过篇文章，是对线装大字本《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中《孙子兵法》上编整理工作的几点意见，文章由刘仰峤同志（刘青峰教授之父）转给夏鼐先生。

1977年1月下旬，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把我的文章寄给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5月1日，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给我写了感谢信（写于4月8日），并送我一本普及本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10月）。这是竹简本的第二个整理本。我就是凭这篇文章，才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1977—1983年，我在考古所工作，不但可以利用考古所的藏书，还有两个借书证，可以利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的藏书，从此眼界大开。1979、1981和1983年，我有三篇文章，是考证简本《孙子》，两篇发表于《文史》，一篇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俞伟超、李学勤和裘锡圭先生帮我改过文章，让我铭感终生。

精装本《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是竹简本的第三个整理本。我手头的这本，卷前有题字，是1986年11月10日，我的岳父、岳母，已故的傅懋勳先生和徐琳先生，特意买了送我。这个本子，是我调到北京大学之后出的，最重要。他们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和支持。我到北大后，一直讲《孙子兵法》。我写《孙子兵法》的书，主要都是成书于我到北大的二十多年里。

研究《孙子》，我跟《孙子》打交道，前前后后，已有三四十年的。现在回头一看，以前的工作都是铺垫。

我有两本书，是对以往研究的总结。一本是《〈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一本是《兵以诈立——我读〈孙子〉》（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这两本书，前一本是旧作的汇编，主要侧重于文本考证，比较枯燥；后一本是我在北大中文系的讲义，主要侧重于知识背景的介绍和全书文句的疏通，可读性高，但细节太多。

这些都是铺垫。

没有这些铺垫，就没有现在这本书。

很多词句考证和相关知识，大家可以查这两本书，这里用不着再讲。

没有先前的“厚”，就没有现在的“薄”。

在这本书里，我想尽量避免重复，尽量突出重点，讲义理，讲思想，由博返约，回到当初关心的问题。

讲义理，就是把十三篇分成四组和上下篇，对全书的结构和思想，重新梳理一遍，提纲挈领，用最简单最清楚的语言勾勒其轮廓。分析篇与篇的关系、章与章（即段落和段落）的关系、句与句的关系，我的讨论，首先重视的是《孙子》的内证。词语互见的查证，当然少不了。

讲思想，就是把兵法当作一种行动哲学、斗争哲学来讲，说明兵法是一种处于高度对抗状态下，急需灵活反应，判断胜于认知，行动胜于言语的思维方式。行动者的所有认知，都是“知之”加“不知”，千疮百孔，充满怀疑、猜测、危险性和不确定性。朝好了讲是“艺术”，朝坏了讲是“赌博”，特别不像“科学”。

我一直认为，这更接近人类思维的真相，也更能反映人类认识的全体。

至于军事本身，我也想进一步讲一下《孙子》“贵谋尚诈”的特点，让大家知道，“兵以诈立”的理由到底是什么，中国战略文化的特点到底是什么。

读这本书，大家不难发现，我对很多问题做了新的讨论，如：

(1) 什么是“兵”？《孙子》中的“兵”字应该怎么翻译（《计》）。

(2) 再论“筭”字和“算”字是什么关系（《计》）。

(3) 对比“诈坑降卒”，讲“卒善而养之”的难能可贵（《作战》）。

(4) 论中国的城市制度（形制、规模、数量）是定型于战国时期，后来发展不大，很多晚期城市还不如早期城市大（《谋攻》）。

(5) 对“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的再讨论（《形》）。

(6) 辨“仞”、“寻”之异，指出“仞”是高度单位，“寻”是长度单位（《形》）。

(7) 论林彪战术与“势”的关系。以前只讨论过“一点两面”，这次补充了“三三制”和“四快一慢”（《势》）。

(8) 论地图的重要性：林彪、粟裕都是地图迷（《地形》）。

(9) 对“诸、别之勇”说的补充：《吴子》和《尉缭子》都推崇“死贼”（《九地》）。

(10) 对“霸王之兵”说的补充：大国威慑也是“诈”（《九地》）。

(11) 强调“用间”是“诈中之诈”，用间对道德是重大挑战（《用间》）。

(12) 论朱逢甲《间书》体例之不善（《用间》）。

(13) 辨“反间”的两种不同含义（《用间》）。

我还记得，《兵以诈立》出版后，中华书局让我和读者见面，在三联书店，我做过一次演讲。讲完，有位军事院校的读者提了一个问题，非常好。

他说，海湾战争后，我国正面临一场军事技术的大革命。现在，对我们来说，什么最重要？武器、技术还是谋略。换句话说，就是“兵以诈立”，还是“兵以器立”，还是“兵以技立”？

这个问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因为，我想，所有读者，心里都会有这个问题。

为此，我想把“兵以诈立”重新解释一下，什么是“兵”，什么是“诈”，为什么“兵”要以“诈”为本。

战争总是充满诡诈。

人类社会总是充满战争或类似战争的活动，诡诈并不限于战争。

这对人类的道德是个挑战。

它不能不让人考虑，道德与诡诈到底是什么关系。

历史上，赤裸、直白，坦言诡诈者，其实最老实。韩非是老实人，马基雅维利也是老实人。真正的滑头，都是满嘴仁义道德。

军人最老实。《孙子》说“兵以诈立”，就是“兵以诈立”，绝不说靠“忠信”吃饭。

相反，大讲“忠信”者，往往都很滑头。

比如奸商都说，买卖讲究的就是“诚信”二字，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但制假贩假、设局洗钱，让你冤无头债无主者，正是此辈。

还有政客，利益至上，他们心里说，人无恒敌，人无恒友，没有主义，只有交易，政治无诚信可言，但场面上，他们绝对不会这么说，开口全是天地良心。

过去，我们都以为，商业欺诈只存在于小商小贩、低层次，买卖大了，就是杀人越货的黑帮，也得金盆洗手。其实不然。眼前的事情，从三鹿奶粉到金融危机，给我们上了一课（也可以说是“上了一当”）。“无商不奸”，打击一大片，话不能这么讲，但“商”和“奸”还是有不解之缘。

过去，我们都以为，尔虞我诈的宫廷阴谋，全是专制暴君所为。现在怎么样？即使是“民主国家”的民选总统，照样撒弥天大谎。

读读《用间》篇吧，间谍不好听，但谁都离不开。古人离不开，今人也离不开。哪个大国，不是把间谍当宝贝？

《孙子》是兵书，本来是军人的读物，供军人活学活用，用来打仗的。承平时期，不打仗，《孙子》有什么用？日本人，真奇怪，他们在战场上输了，但尚武精神犹存，居然想出用《孙子》做买卖，研究营销，研究管理。

现在，风从日本来，坊间所出解读《孙子》之书夥矣，读者的兴奋点主要是买卖。这是真正的卖点。

我给老板讲过课，他们关心什么？我知道，主要是如何

用《孙子》管理员工，如何用《孙子》指导商战。中国传统的阴谋诡计，如《三十六计》，很受欢迎。

他们是把《孙子》当《三十六计》读。

用《孙子》做买卖，首先有几个问题要搞清：

第一，商场是不是战场？（他们肯定说“是”，因为有竞争对手）

第二，你跟谁打？（他们肯定说是跟竞争对手打）

第三，你们打完了，谁倒霉？（可能是竞争对手，但最倒霉的恐怕还是老百姓，就像战场上一样）

总之一句话，兵家讲“兵以诈立”，你敢不敢说“商以诈立”？

“商以诈立”，老百姓还怎么活？

所以，我给自己立下规矩，古书就是古书，军事就是军事，思想就是思想，我不教你做买卖。

“兵以诈立”，可以。

“商以诈立”，不行。

《孙子》不是生意经。凡谋商机于兵法者，不必读此书。

2009年6月12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附记：5月15日，应刘源同志邀请，我曾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做演讲，题目是《说“兵以诈立”》，演讲内容就是摘自本书。

目 录

自 序.....	001
写在前面的话.....	001
上篇 理论篇.....	031
第一组：权谋组（战争三部曲：庙算—野战—攻城）.....	033
计篇第一——运筹庙堂之上（贵谋）.....	035
作战第二——决胜千里之外（贵速）.....	057
谋攻第三——强攻不如智取（贵全）.....	079
第二组：形势组（兵力的配方：形—势—虚实）.....	103
形第四——众寡之用一（备战）.....	105
势第五——众寡之用二（应敌）.....	120
虚实第六——众寡之用三（制胜）.....	139

下篇 实战篇..... 161

第三组：战斗组（从走到打：将得吏一吏得士一士得地）..... 163

军争第七——看谁跑得快（以迂为直、以患为利）..... 165

行军第九——四种行军地形（宿营和警戒）..... 185

地形第十——六种作战地形（六地和六败）..... 203

九地第十一——九种客主之地（地理和心理）..... 220

九变第八——兵家最忌死心眼（九变、五利和五危）..... 245

第四组：技术组（两种“高科技”：火攻与用间）..... 261

火攻第十二——火器时代的序幕（五火之用）..... 263

用间第十三——不用间，不胜（五间之用）..... 278

写在前面的话

《孙子》是兵书，但不是一般的兵书，而是兵书中的经典，不但在中国是经典，在世界上也是经典。有人说，这本书讲的都是普适原理，没有文化特点，也许过了一点，但这书讲的道理比较通用，文化心理的隔阂比较小，这是事实。中国古书，世界公认，争议少，谁都说好，这本书是代表。

兵法与研究人的大道理

《汉书·艺文志》把古书分为六类：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前三类属于人文学术，大体相当现在的“文史哲”；后三类属于科学技术，大体相当现在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当然还有相关的技术，当然还有现代人称为“迷信”的非科学成分。

中国传统：人文，经为首；科技，兵为首。

中国古代，兵学很发达，说别的可能脸红，这事一点儿不吹牛。历史上，中国的兵学最发达，搁到全世界去讲，也一点儿不

吹牛。

研究人类社会，现代科学叫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主要有两大学问，一门是政治学，一门是经济学。经济学，发达比较晚，不如政治学。

《礼记·哀公问》有一段对话，很有意思：^①

哀公问：“敢问人道谁为大？”

孔子慨然作色而对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

固臣敢无辞而对？人道，政为大。”

西方传统，研究人，主要有两门学问，一门是伦理学，一门是政治学。政治学和伦理学原来是搅在一块儿，老是分不清。古人都讲“以德治国”，我国这么讲，外国也这么讲。大家都盼望“好人政治”，相信“好人”搞出来的政治一定是“好政治”。

柏拉图作《理想国》，喜欢讲正义。他老把国家正义和个人正义混为一谈，把政治和伦理混为一谈。

这类想法，和我国差不多。比如孔孟一派的思想家就这样想。他们的想法很简单，没有小，焉有大。个人和家庭是社会细胞，修身才能齐家，齐家才能治国，治国才能平天下。

这是小道理管大道理。

亚里士多德作《政治学》，才把伦理和政治分开来。他知道，希腊公民是生活于城邦之中的“城里人”，离开城邦，什么也不是，所以他有一句名言：人是政治动物。^②

马基雅维利作《君主国》，第一次把政治当作一个“坏世界”来讲。他把政治从伦理剥离出来，才有了独立的政治学。他很像中国的法家，讲政治就是讲政治，不跟道德掺乎，非常诚

^① 参看：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作者说，“我原来研究形而上学，考察了许多呆主意，后来研究伦理学，考察了许多傻主意，再后来研究政治哲学，又考察了许多坏主意”（5页）。他是把政治哲学定位于“坏世界研究”。他说，“世界首先是个坏世界，而人们幻想好世界。人们通过政治去研究坏世界，而通过道德去想象好世界。古代人看重理想，所以把政治学看做伦理学的一部分，现代人认清现实，因此政治哲学成为了第一哲学”（1页）。该书即以《哀公问》的这段话作为题词。

^② 原话有两种翻译，一种是“人类是自然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一种是“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参看：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7页。案：“政治”（politics）一词是源于“城邦”（polis）。希腊公民是生活于城邦之中，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政治动物”其实是“城邦动物”。

实，非常坦白，非常严肃，因而也非常冷酷。

马克思也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他们都强调大道理管小道理。

没有这个起点，就没有政治学，也没有社会科学。

中国的政治学，告别道德后的政治学，叫“刑名法术之学”。这门学问，毫无疑问，是由法家奠定。但法家成于秦也败于秦，在中国的道德世界始终抬不起头。只有它的兄弟学科一脉单传，留于后世。这就是中国的古典兵法。

中国的政治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兵法”。^①战国晚期，天下流行的是“商管之法”、“孙吴之书”（《韩非子·五蠹》），治国和用兵分不开。特别是讲“大战略”，两者分不开。^②现代军事学，头一条就是战争和政治的关系。中国的兵法，早就这么讲。

《孙子》开篇讲“五事七计”，“五事七计”的头一条就是“道”。“道”是政治。

我国古代，“道”是终极性的原理，管着一切小道理的大道理。

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各有各的大道理。数术讲天地，方技讲身体，是当时的“自然科学”。真正讲人，主要集中在兵书。

兵书是讲“人道”。

《鹖冠子·近迭》有一段话，和《礼记·哀公问》形成对照：

庞子问鹖冠子曰：“圣人之道何先？”

鹖冠子曰：“先人。”

① 赵汀阳说，“政治学研究的是政治策略，相当于有关权力和利益问题的‘兵法’；政治哲学研究的是政治的正当理由和原理，相当于有关权力和利益问题的‘法理’”（《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2页）。

② 中国古代的法家，往往也是兵家。有趣的是，马基雅维利也是这样的人物，他不仅写了《君主论》，还写了《兵法》。